

戴建业 著

孟 诗 论 稿

中州古籍出版社

孟诗论稿

戴建业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孟 诗 论 稿

戴建业 著

责任编辑 弦声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信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12 千字

1993 年 3 月 第 1 版 1993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7-5348-0877-4/I·335 定价: 3.80 元

序

曹慕樊

建业读研究生时攻唐代文学，并选孟郊诗作毕业论文，写成《孟诗论稿》一册。我读了很感兴趣，觉得既全面又细密，有助于了解和欣赏东野其人其诗。

孟郊（东野）的诗，今存四百四十多首。他和贾岛齐名并称，影响中国后世诗歌，同是既深且远。历代诗歌风派的大浪洪峰，淘去了许多名诗人、大诗家的面影，但孟郊的声音和风貌是淘不掉的。他的诗格不必靠名句、巧对识知，他的气味、骨相是靠那瘦硬和沉潜的精魂使人一接近就知道的。诗家称“郊岛”，实际上，郊可摄岛。《长江集》有《投孟郊》一首，比郊为如来佛，直指心传，不从文字入（自“我知雪山子，谒彼偈句空”以下“叙诘谁君师，诂言无吾宗。予求履其迹，君曰可但攻。啜波肠易饱，揖险神难从”，不啻说，郊向自己传授心法）。据此可知孟郊是中唐诗坛一大派的领袖。韩愈名位高，文学成就方面较多，所以论中唐诗者推韩孟，以韩为首，而孟郊实开风气之先。

再从唐代诗风流变看，唐诗大致重粉泽。应试及交际是它的根源。李、杜虽不由科举出身，亦难逃风气。经天宝之乱，

元结感激，《篋中集》不录近体。孟郊承之，力背时流，唐诗始脱于试帖习气。韩愈响应，加以怪变（“险语破鬼胆”，“百怪入我肠”），一时才士应和，卢仝、张籍、李贺、刘叉，加以郊、岛，蔚为大国。然郊、岛特立，奄有诸君。比而论之，退之尚有应酬语，如《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蒋抱玄评曰：“意调大率浅露，殆信口为之耳”，是其一例。《送俱文珍》亦多见诋议。此种正坐应酬，本不必以诗论。至于孟东野诗，论奇则“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胜玉川子长篇；论巧喻，则“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晓鹤》，字从东坡，题从集，东坡作《闻角》），殆过长吉。综观全集，摆落涂饰，直披心相，殆所谓“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下字避熟俗如蛇蝎，近启浪仙，远裔山谷。若疑其不能作直寻胜语，观与退之《莎栅联句》：

“冰溪时咽绝，风柝方轩举（愈）。

此处不断肠，定知无断处（郊）。”

如赤手缚龙蛇，岂“苦吟”所能尽！

到宋朝，苏子瞻崇敬退之，憎恶东野，断言“要当斗僧（贾）消，未足当韩豪”（《读孟郊二首》之一）。又《祭柳子玉文》云：“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元白且置，说“郊寒”，意思恐怕是指孟郊诗骨多肉少。这好象论书法，东坡喜肥，反对少陵的“书贵瘦硬”论。亦如看花，何必海棠，“寒梅”亦是至上标格。——我们不必为东野担心，东坡自己在第二首中把话又说回来了：“尚爱铜斗歌，鄙俚颇近古。”好了，我们且引铜斗歌来念一番，借此替东野恢复身价也好。这是《孟东野诗集》中的《送淡公十二首》的第三首。现在依东坡诗意录五首如下：

送淡公十二首

其三

铜斗饮江酒，手拍铜斗歌。依是拍浪儿，
饮则拜浪婆。脚踏小缸头，独速无短莎。
笑伊渔阳操，空恃文章多。闲倚青竹竿，
白日奈我何。

其四

短莎不怕雨，白鹭相争飞。短楫画菰蒲，
斗作豪横归。笑伊水健儿，浪战求光辉。
不如竹枝弓，射鸭无是非。

其五

射鸭复射鸭，鸭惊菰蒲头。鸳鸯亦零落，
彩色难相求。依是清浪儿，每踏清浪游。
笑伊乡贡郎，踏土称风流。如何卅角翁，
至死不裹头。

其六

师得天文章，所以相知怀。数年伊洛间，
一旦江湖乖。江湖有故庄，小女啼啾啾。
我忧未相识，乳养难和谐。幸以片佛衣，
诱之令看斋。斋中百福言，催促西归来。

其十二

诗人苦为诗，不如脱空飞。一生空鸾气，
非谏复非讥。脱枯挂寒枝，弃如一唾微。
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倚诗为活计，
从古多无肥。诗饥老不怨，劳师泪霏霏。

这种诗，既放又拙，却无所谓寒。其他如此风采的不少，
如《看花五首》，现录第二首：

芍药谁为婿？人人不敢来。唯应诗待老，
日日殷勤开。玉立无气力，春凝且徘徊。
将何谢青春，痛饮一百杯。

（第三句“诗待老”明弘治刻本作“待诗老”。）

读这种诗，便知东坡的“郊寒”之说太粗疏太随意。又如山
水诗，显见是步趋谢客的，却仍是东野声口，也非寒。

一千多年过去了，知东野的仍莫如退之，全面论孟诗及其
人，无过《荐士》，诗长不抄，录《答孟郊》：

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余酒肉，
子独不得饱。才春思已乱，始秋悲又搅。
朝餐动及午，夜讽恒至卯。名声暂膴膴，
肠肚镇煎炒。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
弱拒喜张臂，猛拿闲缩爪。见倒谁肯扶？
从嗔我须咬。

检退之于东野，多称字而不名。唯有两首诗称名。——
《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及此《赠孟郊》。前诗作于贞元九
年，当是初识面时，待之如时流，故称名。《答孟郊》，注家疑
诗无答意。我以为此是深知东野之人与诗后作。殆如誓言，故
如此郑重。

后四句，注多未尽诗意。如赵翼曰：“四语竟写挥拳相打
矣，未免太俗”（《瓠北诗话》卷三）。瓠北不解韩诗，亦不知
韩孟交谊之深厚，无足怪。按诗意，“弱拒”二句是说，世人喜
软熟，故张臂迎之。“猛拿”是说性倔强者，世人则闲且袖手，
不一援助。“见倒”二句，韩公自许。人欺东野纯正善良，必挤
排去之。退之自言必扶持东野，从人嗔恨，我臂力尽，用口咬
亦得。此如后世郑燮自刻一印曰：“徐青藤门下走狗”，又如英

国赫胥黎自称“达尔文咬犬”之类。唐代社会及文学家似乎和明清文人很不同。

建业的书第一章讲东野的精神世界，很得要领，其余各章，精彩的意见不时涌现，是东野千载下的知己。此聊为读后感耳，“序”云乎哉！

目 录

序	曹慕樊
引言	1
第一章 孟郊：一个痛苦的存在	
——论孟郊的精神生活	5
第二章 气直·情真	
——孟郊对诗之真的认识	29
第三章 峭激的诗情与浓郁的理趣	
——论孟郊的艺术个性	48
第四章 奇崛·冷峻·苦涩	
——论孟郊的诗歌风格	63
第五章 瘦而臃朴而巧	
——论孟诗语言的审美特征	80
第六章 “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	
——韩孟诗风比较片论	99
第七章 “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	
——论孟郊的言贫诗	114
第八章 社会的投影与心灵的写真	
——论孟郊的山水诗	131
第九章 “身死声名在多应万古传”	
——论孟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45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159
后记	161

引 言

中唐诗坛上影响最大的诗派是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卷四中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作为韩孟诗派奠基人的孟郊，在中唐诗坛上无疑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遗憾的是，解放以来，这位不容忽视的诗人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忽视了：虽然这几十年较权威的文学史都慷慨地给孟郊留有专节，既承认他是中唐一位“优秀诗人”（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也肯定“孟郊诗在文学史上影响是不小的”（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但关于孟郊的研究论文竟然寥寥无几。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孟郊的诗论及其创作不象白居易那样极端地强调诗歌的功利目的，因而在以前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年代就难以为人们所注重。研究者对元白诗派尤其是白居易的过分热情，造成了对孟郊也包括韩孟诗派的相对冷淡。这种现象与近现代的孟诗研究正好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四九年以前不少学者纷纷为孟诗作注，对孟诗的艺术价值进行认真地发掘和总结，接二连三地出版了陈延杰的《孟郊诗注》、夏敬观的《说孟》和《孟郊诗选》，闻一多先生更毫不掩饰地扬孟抑白，他一方面指出孟郊和白居易是各自诗派的主将：“这边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地咒骂世道人心，夹在

咒骂声中的，是卢仝刘叉的‘插科打诨’和韩愈的宏亮嗓音，向佛老挑衅。那边元稹张籍王建等，在白居易的改良社会的大旗下，用律动的乐府调子，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唐诗杂论》，《闻一多全集》卷三第三七页，三联书店八二年版），一方面又尖锐地指出：“作新乐府的白居易，虽然嚷嚷得很响，但究竟还是那位香山居士的闲情逸致的冗力的一种舒泄，……孟郊并没有作过成套的新乐府，他如果哭，还是因他自身的穷愁而哭的次数多，然而他的态度，沉着而有锋棱，却最合于一个伟大理想的条件”，因为孟郊的诗充盈着一种被“生活磨出来的力”（《诗与批评》，《闻一多全集》卷三第三九一页）。如果我们追寻一下更远的历史还会发现，孟郊以及韩孟关系一直是中唐以后文人们十分热门的话题。孟郊的诗名也象他生前的为人一样，博得了很多人由衷的赞叹，也受够了不少人的白眼。对于孟诗的毁与誉、褒与贬简直象针尖对麦芒，褒之者说：“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骖。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奭”（韩愈《荐士》），“郊之五古，其有高处，在古无上；其有平处，下顾二谢”（李观《上梁补阙荐孟郊崔宏礼书》）贬之者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如果说历史上对孟诗得失的激烈争论激发了我学习孟诗的兴趣，那么，解放后对孟诗研究的相对冷落却成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反面诱因。

本文试图在比较广阔的文化背景上阐明孟郊对中唐诗坛的贡献，重新评价他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平议历史上关于孟诗有代表性的褒、贬意见，以求给予他与其诗歌成就相称

的文学地位。本文的论旨是：孟郊不仅以他的诗歌理论，而以他成功的诗歌创作为韩孟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他一生那倒霉的坎坷经历，使他对人生的体验达到了中唐其他诗人难以比并的深度，他抒发深挚的感情、诅咒炎凉的世态和指斥权贵的奸诈的诗歌，在内容上与元白新乐府、讽谕诗相互补充，使中唐诗歌更加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他奇崛冷峻、苦涩的诗歌风格和瘦硬而又丰腴、朴拙而又工巧的诗歌语言，与元白平易流走的诗风相互辉映，使百花竞放的中唐诗坛更加绚丽多姿；从他老年诗歌创作的杰出成就来讲，他是中唐一位十分重要的诗人，而他又比元和时代的其他重要诗人如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约长二、三十岁，从他步入诗坛的时间来讲，他又正如韩愈所指出的那样，是李杜、元结到元和之间的一座桥梁（见韩愈的《送孟东野序》、《荐士诗》）。以上诸因素的总和历史地确定了孟郊在中唐诗坛上特殊的重要地位。

围绕这一论旨本文的构思大致是这样：全文共分九章，第一章论述孟郊的精神生活，鉴于他的大部分诗歌内容为哀生之嗟，本章着重分析他由嗟生到愤世的心灵历程，揭示他何以由痛苦的存在走进存在的深度；第二章是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提出问题的，论述他对诗之真的认识，包括他关于诗之“真”的内涵、从艺术上达到真的途径、他诗论的渊源以及对韩孟诗派形成的重大意义；第三章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论述孟郊的艺术个性，同时对前人关于他艺术个性的评论提出个人不成熟的意见；第四章是从风格学的角度，论述他诗歌风格的特质与成因，辩驳前人对他的诗风的一些不实的指责；第五章阐述他诗歌语言的艺术特色，辨析前人对他的诗歌语言的正反意见；第六章

比较韩愈和孟郊诗风上的同异，兼论他们二人在诗歌创作上的相互影响相互激励对形成韩孟诗派的决定作用；第七章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他言贫诗对中唐社会反映的历史广度和深度；第八章论述他的山水诗，并借此探讨中唐世俗地主阶级士人体验自然的一种新的情感态度；第九章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从纵横两个方面论述孟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本文是否完成了上面所提出的任务呢？笔者没有作出任何肯定回答的自信，这是因为：（一）勃兰克斯曾经说过：“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第二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八〇年版）。孟郊的诗歌不是孤立的艺术品，它与中唐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人们的心理和审美情趣都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要准确地评价孟郊的诗思想和艺术价值，就得熟悉中唐社会那张“无边无际”的网，而我的历史、民俗、文学史知识则过分空疏；（二）孟郊一生的经历坎坷而又丰富，他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又结体古奥，连封建时代的文人也认为“孟郊精深难窥”（宋·曾季狸《艇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卷上第三二四页，中华书局八三年版），以我这样一个阅历简单、感情粗浮、文学功底浅薄的青年，很难深刻地领会孟郊那种深沉真挚、峭激苦涩的诗情，也难以把握他那种别具一格的诗风；（三）为了给自己的浅薄无能找一点借口，时间的有限和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原因。因此，假如说本文定然免不了隔靴搔痒的肤廓之谈和郢书燕说的笑话，那绝不是我个人在这里故作谦虚。

第一章

孟郊：一个痛苦的存在 ——论孟郊的精神生活

孟郊到老还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春风得意”，但他却潦倒困顿终生；他诅咒了一辈子贫穷饥寒，可偏偏一辈子与饥寒贫穷作伴。显然，他的精神生活难得潇洒豪迈，更谈不上雍容优雅，他来到人世象是特地为了体验不幸、痛苦、贫穷、凄凉，不大喜欢他的苏轼也说他“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读孟郊诗二首》之二）。然而，痛苦的存在使他得以走进存在的深度，使他对人生与社会都有深至的认识和体验；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使他把身心都倾注于精神创造，并最终成为一位开宗立派的诗人。正是苦难和不幸玉成了他，伤心的眼泪凝成了他那诗的珍珠。

他的大部分诗作都是抒写自己精神的痛苦，而他精神生活的痛苦又表现在他对悲惨人生的体验中，表现在他精神结构的情与理的分裂里，同时也表现在他精神的创造过程即“苦吟”中，因此，这三个方面就构成了本章要阐述的主要内容。

四十三岁那年孟郊第二次考进士下第，他一气之下自朔方

南游湖楚，《下第东南行》说：“越风东南清，楚日潇湘明。试逐伯鸾去，还作灵均行。”看样子好象是要仿效屈原行吟泽畔以抒愤。想不到，他到了屈原沉江的湘沅后，却又毫不讲理地把屈原给数落了一通：

分拙多感激，久游遵长途。经过湘水源，
怀古方踟躇。旧称楚灵均，此处殒忠躯。
侧聆故老言，遂得旌贤愚。名忝君子场，
行为小人儒。骚文炫贞亮，体物情崎岖。
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五十爵高秩，
谬膺从大夫。胸襟积忧愁，容鬓复凋枯。
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吟泽洁其性，
孝行焉能俱。且闻善称君，一何善自殊；
且闻过称己，一何过不渝……

《旅次湘沅有怀灵均》

诗题虽为“有怀灵均”，但屈原在他眼里却一无是处：他那些“惊采绝艳”的骚辞，只不过是为了炫耀自己情操的“贞亮”；那些“体物”之情“崎岖”激荡而又忧郁悲伤，有违君子“中正和平”的精神境界；三次贬官便形诸“愠色”，也未免太狷狭浮躁了点儿，哪有一点儿贤哲与时消息的度量？整日地满面忧伤，愁思郁结，与那些坦荡无闷的圣贤相去何其遥远；一个人到泽畔行吟以洁其身，把忠君之节也弃而不顾，至于沉江自绝其性，更弃绝了对父母必须履行的孝道，总之，他露才扬己，不忠不孝，虽然名忝君子之场，其行不过是个小人之儒而已，生前是个喜欢猜谤的小人，死后更是个无人吊悼的死鬼。

孟郊这儿对屈原的责难，完全是跟着汉儒学舌。我们来看看班固的《离骚序》：“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

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孟郊上面那首诗不只是把班固的散文换成了韵语，班固仅是不讲情理的指责，“死为不吊鬼，生为猜谤徒”简直就是谩骂；班固尚且承认骚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同上），而在孟郊眼里这只是炫耀自己情操“贞亮”的一件华丽的外衣。这也许是历史上对屈原最苛刻的批评了，连宋代那些大谈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学先生也没有这样非难过屈子，朱熹还撰有《楚辞集注八卷》，把屈原作为志行高洁的典范。

令人费解的是孟郊自己也并不温柔敦厚，他的内心世界从来没有中正和平过，他的感情一直在走极端：吟“默默寸心中，朝愁续暮愁”的是他（《卧病》），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的也是他。从他现存的诗作来看，真正“春风得意”好象仅只登科后那一短暂的时光，他的一生屡屡被逼到人生绝境：“四望失道路，百忧攒肺肝”（《商州客舍》）。将他指责屈原的“胸襟积忧愁，容鬓复凋枯”这句话，移以评他自己再切合不过了。他一生的悲剧是那个社会大多数寒士的典型，而他个人也用一生的潦倒不幸为代价，体味了一个正直无依的寒士生存的艰难，深刻地认识到了上层社会的虚伪腐败，因而他的意义不在于修得了儒家推崇的那种近于麻木的中正和平的心境，而是他毕生用愤怒的调子，喊出了寒士心中的不平之鸣，在当时的士林激起了广泛的回响。闻一多先生在谈到元和诗坛时说：“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地咒骂世道人心”（《闻一多全集》卷三第三十七页）。由于他诗风的别具一格，更由于他对黑暗的“世道人心”的咒骂叫人拍手称快，他身边有一大批崇拜者和模仿者，李肇的《唐国史

补》卷下载：“元和以后，… …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他不是不满于屈原的“体物情崎岖”吗？“矫激”比“情崎岖”走得更远。我们这里不会象他们指责屈原那样去指责他的“矫激”，相反，倒是认为正是这种矫激给他的诗情带来了深沉和“锋棱”（见《闻一多全集》卷三第三一九页）。对他非难屈原的心理动因的分析且挪到后文，眼下我们的焦点要集中于他矫激之情所蕴含的社会内容上——他的矫激来自对举场昏浊的愤慨，来自对造成自己终生困顿的世道的不满，来自对“王门与侯门”的愤激。

现存的孟郊集中应进士之前的诗作很少，四十岁以前他一直在江南和中原地带流浪，去长安应进士试他才得以深入社会，得以深刻地体验人生，而他人生一连串的悲剧也从应进士试开始。四十一岁那年，他觉得自己“才饱身自贵”（《题韦承总吴王故城下幽居》），于是唱着“白鹤未轻举，众鸟争浮沉”（《湖州取解述情》），第一次来长安应进士试，满以为自己这只不轻举的白鹤，在“争浮沉”的“众鸟”中，一定会鹤立鸡群，旗开得胜。可他高兴得太早了一点。韩愈在《孟生诗》中勾勒了他刚来长安应试时那寒酸土气的模样：“谒来游公卿，莫肯低华簪。谅非轩冕族，应对多参差。”从孟郊拙于应酬的样子，韩愈知道他决不是出于“轩冕族”，可这位寒门孤士又自负才华，觉得凭自己的实力就可平步“青云路”（《长安旅情》），所以“莫肯低华簪”去巴结公卿。这次考试落第的下场是可以预料的，但对孟郊来说却是次要的打击，看到榜上无名后，他觉得痛苦羞辱极了：“拔心草不死，去根柳亦荣。独有失意人，恍然无力行。… …吾欲进孤舟，三峡水不平。吾欲载车马，太行路峥嵘”（《感兴》）。人生的道路似乎已走到了尽头，此刻他没有想到“忠节宁见输”和“孝行焉能俱”这些他苛求于屈原的问